

■纪 念

毕生心血倾注于儿童文学

——陈伯吹致束沛德书信十一封

今年8月13日是儿童文学老前辈陈伯吹先生诞辰120周年。

陈伯吹先生自1922年在《儿童世界》《小朋友》等刊物上发表儿童诗歌、童话等作品,直到1997年11月与世长辞,在儿童文苑辛勤耕耘了整整75个春秋。他的一生,始终与儿童文学创作、翻译、理论研究、编辑出版、教学紧紧连接在一起,专心致志,心无旁骛,真正把毕生的心血、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。他的创作兼及小说、童话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寓言、故事、戏剧等多种体裁、样式。陈伯吹先生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时间之长,涉猎儿童文学领域、门类、体裁之广,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。童话《一只想飞的猫》《骆驼寻宝记》、小说《飞虎队与野猪队》、专著《儿童文学简论》等都是他的代表作。

陈伯吹先生是我心目中的儿童文学一代宗师,但有缘同他相识并当面聆听他的教诲,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。那时,我供职于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,作协书记处安排我与儿童文学界各位前辈保持联系、推动工作,才同陈伯吹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,并时有书信往来。1985年至1995年,陈伯吹先生与我通信十一封。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儿童文学事业的执着、对发展科学文艺的关注,以及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重视和对后生晚辈的鼓励。从中也可以领略到陈伯吹先生待人接物之真诚、谦逊、宽厚、质朴,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我关爱和鼓励,并对我做好儿童文学工作寄予厚望。多年来,我时常提醒自己,不能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殷切期盼。

在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,我授权《文艺报》刊发这些书信,并由本人作相应的注解,聊以纪念。

报,并请帮助指教,俾以后做好这两工作,为儿童文学作出点成绩。

专此汇陈,顺致
敬礼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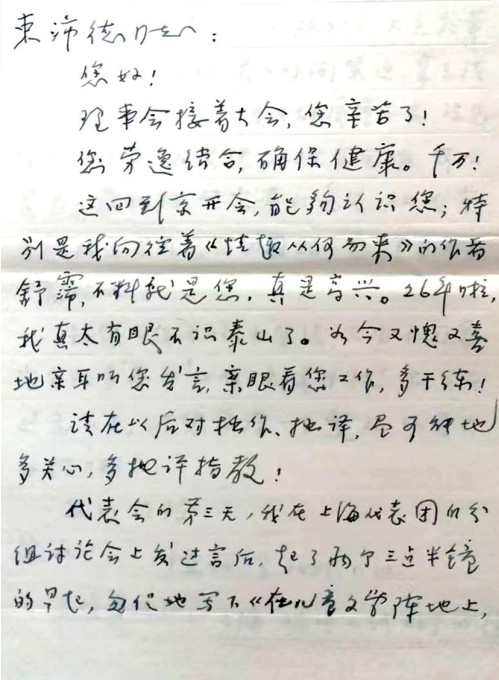
转代向刘昆同志(注6)致意问好。

陈伯吹

1989年三八妇女节

注5:松居直、中由美子均系日本儿童文学作家,前者为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中心副会长,后者为该会理事。

注6:刘昆即内人刘崑,时任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副社长、编委。



陈伯吹书信手稿

(1985年1月12日第1封)

——束沛德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理事会(注1)接着大会(注2),您辛苦了!您劳逸结合,确保健康。千万!

这回到京开会,能够认识您;特别是我向往着《情趣从何而来》(注3)的作者舒需,不料就是您,真是高兴。26年啦,我真太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如今又愧又喜地亲眼看您工作,多干练!请在以后对拙作、拙译,尽可能地多关心,多批评指教!

代表会的第三天,我在上海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发过言后,起了两个三点半钟的早起,匆促地写下《在儿童文学阵地上高举科学文艺作品的旗帜》(注4),我太急就章了,没有写透写好,看看时间紧迫,拿去请您和同志们审议。很可能质量太差,没见印发。现在,如果您处理有困难,可以寄退;最好提些宝贵的意见,让我有可能改写并补充成为稍稍象样点儿的一篇论文。

知您工作太忙,太紧张,大会才闭幕,定有很多“幕后”工作,却来干扰您,实在过意不去,请您原谅一个蹩脚作者的心情吧。

匆匆,顺致

敬礼!

陈伯吹

1985.1.12

直接通讯处:上海瑞金二路26号西楼

注1:1984年12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。

注2: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。注3:《情趣从何而来?——谈谈柯岩的儿童诗》发表于《文艺报》1957年第35号。

注4:陈伯吹的书面发言《在儿童文学阵地上,高举科学文艺作品的旗帜》摘要刊登于《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简报》第29期。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上海此次组成“中日儿童文学交流上海中心”,蒙承祝贺,十分感谢!并请以后多指教。

此组织原先由日方人士倡议,来函征求同意(另向北京发函)。如今上海即于本月13日开会成立,日本朋友有两位出席来沪祝贺,中由美子与松直先生(注5)将于12日到沪。(日方的将于四月份成立)

另外,本月21日,上海将邀请香港有关组织作者(作协分会3人,中国福利会3人)出席第二届“沪港儿童文学交流座谈会”,前去的同志都带了论文去。我被推为“带头人”,当好好做好工作。这两个会的情况,以后当向您汇报,



束沛德向陈伯吹祝贺90华诞

注7:陈残云、岑桑、郁茹等均系居住在广州的作家。

注8:发稼(即樊发稼)、幼军(即孙幼军)、圣野、迅涛(即洪汛涛)均系儿童文学作家。

注9:任大霖、郑马均系儿童文学作家、少年儿童出版社负责人。

注10:刘厚明,儿童文学作家,时任文化部少儿文化司司长。

四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在百忙中复我的信,甚感感谢!

“儿童文学奖”的集刊(七)《乌鸦》(注11)已经出版,前邮寄请正,务请多加批评提意见,俾得有改进。

我的捐款,受通货膨胀的影响,愈来愈贬值。去年5月,发奖金肆千七百五十元,尚可敷衍过去,今后更难了。上海市妇联在1982年在淮海路、嵩山路口,购得编辑部,办公室一整幢三层楼房子,只需一万五、六千元;1980年我的捐款,几可购三幢房子,如今则半幢也买不到了,令人气短!徒呼奈何。

我并不后悔,只这五万五千(元)捐款,等于付诸东流。明年如何评奖(注12)正在与同志们筹商中,务使能继续下去。

在谈到作协派员出国参观访问事,此间同志们很有意见,往往在京者捷足先登,例证不少,不必多言。囑向上海分会提出,当然可以,谢您好意——不过,我也是中国作协的理事,而且自第一届文代会(1949年7月)起即是全国代表,1953年第二届也是。第四届时被选为理事,何必一定要向上海提出考虑。当然,我也了解人事是复杂的,如果五十年代末我不回上海工作,可能早就获得机会吧。

我随便说说,不是发牢骚。请勿挂念。

祝健康!工作顺利!

刘崑同志前请代问好。

陈伯吹

1989.6.30夜

注11:《儿童文学园丁奖集刊(七):乌鸦》,少年儿童出版社,1989年出版。

注12:儿童文学园丁奖。

五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前寄上“儿童文学奖”出版的《集刊》(七),谅早已到达左右了,请多批评指教,俾有所改进。

本月中旬,来自日本大阪的国际儿童文学馆,信邀前去参加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,现正向有关方面请求批准。如得东渡,为期半年,将于明年二月回国。当努力工作,有所学习也。

估计下月初可启程,专闻。

今后仍望多指正,藉匡不逮。

敬礼!

刘崑同志前均此。

陈伯吹

1989.8.28

舍间邮编为200020

六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七月里寄上“儿童文学奖”出的《集刊》(七),谅早已收到;同时还函告将去日本大阪“国际儿童文学馆”工作半年,已得出版局的同

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

第8期(总第182期)

明晨清早,中国福利会《儿童时代》社在金山开会,邀去参加,两天后即返。又及

注15:儿童文学园丁奖,从第八届起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。

注16:1990年11月11日至16日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日儿童文学交流中心召开的“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”。

注17:罗英、陈模均系儿童文学作家。

九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前些时候,接读大札;并大作(注18)一厚册,既深感谢,又极钦敬!

理应早日复告,却为“儿童文学评奖”(注19)第十一届在忙碌进行中,至稽作书,深为歉疚,恳请谅解。

兹邮奉去年度评奖,今年度出书的《集刊》第10卷《十二岁的故事》(注20)一册,请多指正,并赐教也。

虽年事已高,然工作(不是单位内的)仍愈来愈多(作序,复信),颇为以苦;可有时则自引为乐,并以此为慰。

所写“序文”,逾130篇,已出专书三册(注21),看来不免有第四册……去年底迄今年三月,曾避寒去北大畅春园宿舍居住,既因外边寒冷,又因交通困难,蜗居不出,为五、六友人得光,驱车相聚于西郊。

您与陈模同志等,极想请教,终未能如愿,自惭无已。

但愿今年秋后有会讨教也。

匆匆不恭,请恕谅!

顺祝

康乐!工作顺利!

嫂夫人前请代问好,

拙荆亦常惦念两位。

陈伯吹

1992.6.25

注18:拙著《束沛德文学评论集》,明天出版社1991年出版。

注19:第十一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。

注20: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集刊(十):十二岁的故事》,少年儿童出版社,1992年出版。

注21:陈伯吹著《他山漫步》《天涯芳草》《火树银花》三本书。

十

束沛德同志:

您好!

我去年底来京,要不是离城太远,早去看望您了。但是我想总是有机会的。

今年一月初,河南郑州海燕出版社,曾经在城里一处宾馆里(忘了馆名),招待文化出版人,发稼同志伴同去出席了,以为可以见到您了,不料您因事未到,失却见面晤谈机会。

已经三月初旬,我即返沪,未能一面,怅然。特驰先函,祝您康乐!工作顺利!

嫂夫人前请代问好。

陈伯吹

1995年三八妇女节

舍间通讯处:上海瑞金二路26号西楼

邮编:200020

十一

沛德同志:

您安好!

嫂夫人亦好,为我向她祝安。

尊著《儿童文苑漫步》早收读,所以未即复谢,鉴于“亚洲儿童文学会议(第三届)”在沪开会,韩国、日本、菲列滨(菲律宾)、马来西亚(马来西亚)等国均派员参加;我国作为主办的东道主,各省市多有出席者。此外中国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亦派员参加,只新加坡未到。

会议开了四天,另两天招待国外出席者去苏、杭参观访问。

在开会之前,我私下以为您必然来到,引领而望之!

尊著我因工作、时间关系,虽未全读,但屡次阅读,屡有所得,尤其在第二辑“文苑扫描”中。

在中国,对儿童文学起作用者,必定有您。当然,在创作作品方面,您的论文,亦在推动之下前进。

我虽然颇关心,毕竟老了,尽管在创作方面,有所表现,也不过如此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快过去了,新的世纪即来,我们应努力向前,多跨进几步才是。

我可能在年底到京,住北大宿舍,既可向在京同志们讨教,又可避寒。

敬祝康乐!

陈伯吹

1995.11.18